出曜經卷第十八　殿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雜品之二

自歸大聖雄　欲覲尊沙門　今欲自悔過
久来所作罪

尒時世尊還現色相威神炳著手執
指鬘詣祇洹精舍告諸比丘汝等將
此指鬘度為比丘即如佛教得為道
人清且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越尒
時城門裏有一牝為懷姙欲產不時
得產為主遙見比丘来即起迎逆比
丘若能使為時產者可得入城乞不
能使為產者不得入城分越比丘荅
曰吾先不誦此呪且小停住須吾還
至世尊所受誦神呪還當呪之使得
產時指鬘比丘即至世尊所頭面礼
足白世尊曰向者入城分越值城門
裏有為欲產責我呪術為得產者然
後得乞唯願世尊願受神呪使為得
產使得分越佛告指鬘汝往彼所當
以此言呪之今至誠呪自生以来初
不殺生持是至誠語使為得產无他

尒時鴦掘魔從佛受呪術即往呪爲
娑隱得産時諸人民皆稱善哉世間
乃有此奇特之事此指鬘前後殺生不
可稱計今方自呪從生以来初不殺
生持是至誠語使爲得産无他便得
入城街巷人民見指鬘来其中或父
母兄弟妻息爲指鬘所殺者皆前報
怨或以刀杖瓦石打指鬘極使牢熟
破頭傷體裂壞衣被鉢盂亦破即走
出城竟不乞食還至世尊所頭面礼
足自說緣本佛知其意指鬘受緣報
何其速哉尒時世尊漸與說法即於坐
上得須陁洹果乃至羅漢六通清徹
尒時波斯匿王即集四種兵馬兵為
兵車兵步兵欲往詣彼園與鴦掘魔
共鬪出舍衛城中道聞行人說鴦掘魔
大賊受如来教得為比丘即停兵衆
入祇洹精舎與如来相見尒時世尊
知王當来即以神足隱鴦掘魔形使
不顯露時王波斯匿至世尊所頭面
礼足在一面坐尒時世尊即知而問
曰王嚴備戰具集四種兵為欲何至
王白佛言界内有賊名鴦掘魔依嶮

作賊暴虐无道故集兵衆欲往攻伐
中路聞人說鴦掘魔受佛來化得爲
道次不審其人今爲所在佛知王意
即攝神足使王見鴦掘魔王見恐懼
面投於地諸臣扶起以水灑之佛告
王曰是王大幸遇此小恐其人已得
阿羅漢果設當王詣彼深園見其
本形頭戴指鬘人血塗體身執利劒
顏色隆怒王當見者心肝摧碎即喪
命根王白佛言如來今日未降者降
未度者度云何世尊其人乃殺无央
數人云何得成羅漢果佛言无苦行
有前後有熟不熟有初有終命時世
尊觀宿因緣便於大衆而說斯頌

人前爲惡　以善滅之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人前爲惡以善滅之者　如彼指鬘致
害无數千人以賢聖八品道而滅其
惡諸惡已盡永无根本究竟清淨得
不起法是故說人前爲惡以善滅之
也是照世間如月雲消者世間者其
義有三一名衆生世二名器世三名
陰世猶如秋月衆星圍繞於中獨明

光照遠近弊惡比丘諸惡已盡脩清
淨行便於大衆廣有濟度是故說
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也
人前為惡　以善滅之　世間愛著
念空其義
人前為惡以善滅之者夫作惡皆
由愛著彼梵志妻興惡向无害皆由
愛心是故說人前為惡以善滅之也
世間愛著念空其義者愛心深固流
轉三界受四生分迴趣五道皆由愛
著不能捨離行人分別虛而不真知
皆空寂不可恃怙是故說世間愛著
念空其義也
少壯捨家　盛脩佛教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佛契經說因為師喻時為師教訓
少壯為樂於曠野不被調御即於曠
野命終復有中為不被調御於彼取
命終少壯比丘此亦如是不被教訓而
取命終長老比丘不被教訓而取命
終比丘當知此亦如是少壯為調御
而取命終中年為被調御而取命終
少壯比丘被教訓而取命終長老比

丘被教訓得賢聖法而取命終少壯
比丘咸修佛教无所漏失具足佛法
云何為具足越次取證成无上果是故
說少壯捨家咸修佛教也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者猶如秋月光明遠照也
少壯捨家　咸修佛教　世間愛著
念空其義
少壯捨家者欲斷愛著諸天阿須倫
所見敬侍加留羅乹沓和等皆悉承
事供養是故說世間愛著念空其
義也
生不施惱　死而不慼　是見道悍
應中勿憂
生不施惱死而不慼者自生以來不
殺盜婬妷不犯諸邪臨命終時神識
澄靜亦不驚懼亦復不見地獄畜
生餓鬼不見弊惡鬼但見吉祥瑞應
是故說生不施惱死而不慼也是見
道悍應中勿憂者彼見諦人已離五
難雖在憂慼之間淡然无為亦不悲
號哭泣生諸衆惱是故說是見道悍
應中勿憂也
生不施惱　死而不慼　是見道悍

在親獨明
生不施惱死而不慼者自生已來不
由父母兄弟宗親五族而行惡法也
是故說在親而獨明

斷濁黑法　學惟清白　渡淵不反
棄猗行止　不復染樂　欲斷无憂

斷濁黑法者云何名為濁黑法答曰
一切諸使縛結塵垢一切諸不善法
退墮法諸染著生死者當斷已斷永
斷是故說斷濁黑法也學惟清白者
云何名曰清白法答曰意止意斷神
足根力覺意八正道三十七品正使
有法離於生死得出要者亦名清
白法是故說學惟清白也渡淵不反
者何以故名為淵所謂淵者流在界
趣轉增生死由此淵故流轉生死不
可稱記墮三塗八難是故世尊說當
滅四淵求无上道是故說渡淵不反
也棄猗行止者云何為猗所謂猗者
猗欲不善法是故如来說棄猗无著
乃謂真行是故說棄猗行止也不復
染樂者不染五樂親近賢聖律終不
捨離是故說不復樂也欲斷无憂者

夫人不至於无為皆由有欲染著女
色興意思想念彼色頸髮毛爪齒肥
白端正行人執意除去彼念欲想便
息不復熾然是故說欲斷無憂也
愛欲意為田　婬怒癡為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无有量
愛欲意為田者猶如荒田穢地不藝
修治菅草競生傷害良苗穀子不滋
時不豐熟人染著愛欲亦如是是故
說愛欲意為田也婬怒癡為種者夫
行人習行常自觀察若人種德為施
何處而獲果報荅曰施无空入者少
施空入者多云何施无空入者少荅
曰諸在外道異學及倮形梵志尼乾
子等愚人好施於中望福於十六分
而不獲一猶如穢田傷害善苗穢行
梵志傷害善根為婬怒癡所覆不生
道果是故說婬怒癡為種故施度世
者也得福无有量者嘆說如来聖衆
施福之報於大衆之中有斷欲人所
施雖少獲福无量所得果報不可稱
計是故說故施度世者得福无有量
猶如穢惡田　瞋恚滋蔓生　是故當離恚

施報无有量
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者何以故
名爲穢惡所以名穢惡者亦自毀已
復毀他人所以自毀者瞋恚熾盛顏色
變易本性改異是謂自毀復毀他人
者瞋恚熾盛毀損他人乃至失其命
根是故說猶如穢惡田瞋恚滋蔓生
也是故當離恚施報无有量者人不
懷恚後受恚報人由瞋恚亡國破家
皆由瞋恚仁施福德施无恚者獲福
无量是故說當離恚施報无量也
猶如穢惡田　愚癡穢惡生　是故當離愚
獲報无有量
猶如穢惡田愚癡穢惡生者猶彼盲
人目不覩高原平地亦不見善色惡
色青黃赤白此衆生類亦復如是以
无明闇法而自纏絡不覩四諦善不
善法覆蔽慧明及三十七道品外道
異學及諸梵志癡所覆蓋不識道眞
如來聖衆永无此患是故說猶如穢
惡田愚癡滋蔓生也是故當離愚獲
福无有量者彼修行人欲求无愚者
當從何求荅曰當從如來聖衆求何

出曜經卷第十八　第九張　殿

多設已具聖衆觀察本末若大若小
若好若醜分別四諦眼明智覺毫釐
不失施彼如來聖衆无有愚癡者獲
報无量也是故說當離癡施報无有
量也
猶如穢惡田　憍慢滋蔓生　是故當離慢
獲報无有量
猶如穢惡田憍慢滋蔓生者外道異
學憍慢最甚是故如來說偈曰婆羅
門憍慢滋多從今世命終當生六趣
中鷄猪狗狼驢五涅犁六施彼人者
不獲其報是故說猶如穢惡田憍慢
為滋多也是故當離慢獲報无有量
者於如來大法中除去憍慢或時著
衣持鉢入村乞食下意自卑如旃陀
童安身被寶衣價直百千若詣他
舍倚門侍立不敢入舍悔慢比丘亦
復如是本出豪族自苦其形修乞士
法御心調意如執利鋼手執鉢盂如
世窮人閻浮利人以髮為飾我沙門
便取剃之閻浮利人衣裳多貪白淨
沙門染汙為色閻浮利人諸犯罪者
遂著深山沙門山藪為家无欲之人

執行如是況得句果者心可移乎是
故說當離憍慢獲報无有量也
猶如穢惡田 貪欲為滋蔓 是故當離貪
獲報无有量
猶如穢惡田貪欲為滋蔓者人懷慳
貪至死不改或由慳貪傷及命根是
故智者去離慳貪是故說猶如穢惡
田貪欲為滋蔓是故當離貪獲報无
有量也
六增上王 染為染首 无染則離
染者謂愚
六增上王者所謂王者何者是曰意
也以次數者則名六逆數者亦為六
增上者意動則五隨走作五情設使
諸入盡意所造如佛契經說猶如五
根各各有境界不相錯涉亦不相侵
意者至此五處最為原首侵彼五界
設使五情不得停住於五事中最勝
最妙是故名為王是故說六為增上
王也染為染首者云何為染所謂染
者染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染為
染首无染則離者云何名无染所謂
无染者阿羅漢是雖言須陁洹諸麤

垢盡得法眼淨不永得淨羅漢者永
已得淨是故說无染則離也染者謂
愚愚人所習習著色香味細滑法遷
思惟者然不思惟不應思惟者又更
思惟是故說染者謂愚也

骨幹以為城　內血而塗之　根門盡開張
結賊得縱逸

骨幹以為城內血而塗之者所謂城者
以五陰身為牆骨幹垣壁以血染之若
當以內物現露於外者便生惡露觀
不染著身與不可樂想以其皮膚覆
骨莊飾為形智者觀察无一可貪是
故說骨幹以為城內血而塗之根門
盡開張結賊得縱逸者眼根開張受
於外色曰誰開乎答曰由不思惟故
使結賊得入劫善根財貨耳鼻口身
心亦復如是意根開張結賊得入是
故說根門得開張結賊得縱逸也

有緣則增苦　觀彼三因縛　滅之由賢衆
不從外愚除

有緣則增苦者前有因緣後生增苦
前无因緣苦何由生猶如泉源出水
或江河與亦如是因前有緣則有苦

際漸漸增長至四百四患是故說有
緣則增苦也觀彼三因縛者猶如過
事人閑在作坊役使不住此亦如是
五盛陰身以結使為縛憂愁苦惱役
使心識不得停住復當經歷四百四
病是故說觀彼三因縛也滅之由賢
衆者夫欲信施當諭大衆施少獲福
多猶如勇健丈夫能却外敵摧敗彼
衆乃名勇健加得賞賜過出衆人如
来賢衆亦復如是如海納萬川不拒
細流有来供養者不存用喜不供養
者亦不憂慼是故說滅之由賢衆也
不從外愚除者世愚惑人顛倒来久
計著吾我著五陰身計為豊身猶如
有人曾不被毒虵螫而不避之曾不
被結使縛者而造其行為外塵所染
是故說不從外愚除也何以故名為
雜所以言雜者偈義種種演說不同
餘偈單義不與此同是故說雜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出曜經水品第十八

心淨得念　无所貪樂　已度癡淵
如鴈棄池

心淨得念无所貪樂者係心於淨恒
求巧便欲得出要觀此生死如幻如
化常懷恐懼心如熾火是故說心淨
得念无所貪樂也如鴈棄池者知彼
池水多諸畏懼又為獵者數來驚怖
鳥即棄池高翔避此衆難是故說如
鴈棄池也已度癡淵者癡淵所蔽入
骨徹髓便求方便永滅无餘是故說
已度癡淵也譬如鴈鳥從空暫下求
出惡道至无為處譬如鴈鳥者畏諸
衆鳥飛在虛空避此諸難自求无為
是故說譬如鴈鳥也從空暫下者身
能飛行遠近无㝵去危就安是故說
從空暫下也求出惡道到无為處也
賢聖弟子如來等正覺為人除惡求
出惡道修於善業離一切結是故說
求離惡道至无為處也亦名滅盡泥
洹無生滅者斷恒不變易亦不磨滅
彼得定修行人為老病所逼四百四
病恒切已身猒患四大身捨五陰形
入无為處

不修梵行　少不積財　愚者睡眠
守故不造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
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侍者阿難見
閻浮界二人耆老形變色衰傴步而
行見已世尊便笑尒時阿難更整衣
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白佛言佛不
妄笑笑必有以願說其意尒時世尊
告阿難曰汝頗見此二耆舊長老不
形變色衰若此二人於此舍衛國從
少積財者於舍衛國第一豪富若
當捨妻子弃捐居業出家學道即成
阿羅漢若小積財至足今日於此舍
衛城里復在第二家若出家學道得
阿那含果此二人若在中年積財至
今日足在第三家若出家學道者得
斯陁含果慇此二人違前所願捨本
隨末飢寒勤苦万患並至尒時世尊
觀察此義為後衆生敷演大明在於
大衆而說斯偈

不修梵行　少不積財　如鶴在池
守故何益

猶如老鶴伺立池邊望魚上岸乃取
食之終日役思不果其願用意不息
自致云軀老有老法壯有壯力鶴以

老法行於壯力終日不果但念少壯
捕魚不覺耆年已至今此耆年長老
亦復如是自念力壯歌儛戲笑博弈
戲樂不慮今日年邁耆艾抱膝蹲踞
憶彼所更不行老法但念少壯欺詐
万端是故說如鶴在池守故何益
莫輕小惡　以為无殃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凡罪充滿　從小積成
莫輕小惡以為无殃者人為惡行雖
小不可輕蚖虵雖小螫噬人身毒遍
其身以喪命根毒藥雖微人來得食
見毒便死此亦如是為惡雖小妨人
正行不至究竟不慮於後當受其報
日復一日不肯改更不念遠離惡遂
滋長是故說莫輕小惡以為无殃也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者猶如大器仰
承水漏滴滴相尋溢滿其器是故說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也凡罪充滿從
小積成者愚人習行從小至大日就
習不覺殃至是故說凡罪充滿從小
積成
莫輕小善　以為无福　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凡福充滿　從纖纖積

莫輕小善以為无福者如有善人
詣彼塔寺礼拜求福或上明燃燈燒
香掃灑作倡伎樂懸繒幡盖從一錢
始復勸前人使發施心一搏巳上供
養聖衆或以揚枝淨水供給清淨或
脂燈續明如此小小亦不可輕依彼
心識獲報无量如然一燈除舍闇冥
不知冥之蹤跡如燒極微妙香盡除
臭穢不知所在利劒雖小能斷毒樹
此亦如是善行雖微能除重罪往来
人天不更苦惱從此適彼受福无量
現在可知滞滞不絶遂滿大器勇者
行福漸漸成就是故說凡福充滿從
纖纖積
猶如人渡河　縛筏而牢固　彼謂渡不渡
聰叡乃謂渡
縛筏而牢固者猶彼衆生欲渡深淵
或筏而渡或腰船而渡或浮瓠或載
小船或草木為筏皆得至岸而无罣
㝵是故說猶如人渡河縛筏而牢固
也彼謂渡不渡者謂愛淵猶如深
淵流出成河弥滿世界流向三界
趣四生遍五道復流至色聲香味

細滑法是故說彼謂渡不渡也聰叡乃謂渡者所謂聰叡者佛辟支佛是雖渡世渕不足為奇何以故世渕无盡渡愛欲渕者乃謂為奇是故說聰叡乃謂渡也

佛世尊已渡 梵志渡彼岸 比丘入渕浴 聲聞縛守筏

昔有兩師大梵志造立波羅利弗多羅大城功夫已畢莊飾成辦便請佛及衆僧入城供養未與諸門立号梵志內心作是念若沙門瞿曇從所門出當名為瞿曇門若復如來渡恒伽水當名彼渡為瞿曇渡今時梵志復生是念不審如來為欲載筏渡腰舣浮瓠小船為載河渡今時世尊知彼梵志心中所念即以神力及比丘僧忽然而渡在彼岸立今時世尊在大衆中而說此偈

佛世尊已渡 梵志渡彼岸 比丘入渕浴
聲聞縛守筏

說此偈已各還精舍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是泉何用 水恒停滿 拔愛根本
復欲何望

是泉何用水恒停滿者三有者假謂
為泉愛亦名為泉水恒停滿一物諸
結皆集愛泉是故說是泉何用水恒
停滿也拔愛根本復欲何望者行人
以能拔愛根本无復生死猶如毒樹
究盡其根无復出生亦无枝葉愛亦
如是无復枝葉拔其根本復欲何望
者更不愛有更不復生是故說復欲
何望也

水人調船　弓師調角　巧匠調木
智人調身

水人調船者治牢固戰治諸孔不使
漏水使衆生類從此岸得至彼岸弓
匠脩治筋角調和得所火炙筋被用
不知折是故說水人調船弓師調角
也巧匠調木者墨繩拼直高下齊平
意欲造立宮室成就是故說巧匠調
木智者調身者恒以正教不毀法律
捜求義味求上人法是故說智者調
身也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聞法如是
智者歡喜

猶如深泉表裏清徹者所以說偈智

者以譬喻自解或有深泉不清惱濁
或復有泉深而且清於彼自照面像
悉現是故說猶如深泉表裏清徹也
聞法如是智者歡喜昔者有國王號
患世典疲倦俗業往至塔寺欲聽正
法時為力比丘得阿羅漢道當次說
法時彼國王以巾覆頭脚著履屣入
衆聽法羅漢比丘告彼王曰昔佛有
制不得為著屣者說法王內恚隆盛
即脫履屣羅漢比丘復告王曰昔佛
如來亦說此限不得與覆頭者說法
王聞是語遂興瞋恚內自思惟出令
為此比丘所辱此比丘故當見我頭
白禿故欲辱我耳若此比丘說法不
合我耳者當取斫頭介時國王即却
頭覆涉門違為我說法比丘報曰如
來至真等正覺亦說此教不得為瞋
恚者說法王今瞋恚何由得說法王
當正意聽說譬喻猶如濁泉滿沸不
得王今如是心意倒錯何由聞法介
時國王內自慚愧即與敬心此比丘
必是聖人乃能玄鑒通達人心即從
坐起右膝著地頭面礼足白比丘言

准頌聖尊與我說法使此殘形求豪　出曜經第十八　第十張　丞
蒙濟王即就坐欲得聞法尒時比丘
便以此偈向王說曰
猶如深泉　表裏清徹　聞法如是
智者歡喜
尒時比丘重與王說法令彼王心歡
喜踊躍道根信心而不傾動是故說
聞法如是智者歡喜也
忍心如地　不動如安明　澄如清泉
智者无乱
忍心如地者猶如此地亦受淨亦
受不淨地亦不作是念我當捨是受
是智者執行亦復如是若人讚譽不
以為歡有毀辱者不懷憂戚見善不
喜聞惡不恚是故說忍心如地也不
動如安明者猶如安明獨處眾山不
為暴風所傾動賢聖之人亦復如是
不為國四事心有增減是故說不動
如安明也澄靜如清泉智者无乱者猶
如澄靜泉表裏清徹不為穢所濁
智者如是內既无非外邪不入心如
金剛不可沮壞是故說猶如澄泉智
者不乱也　丞第十張

出曜經卷第十八